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 北京燕山出版社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九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纪三 起著雍执徐，尽上章敦牂，凡三年。 …… (3333)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纪四 起重光协洽，尽旃蒙大渊献，凡五年。 …… (3364)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纪五 起柔兆困敦，尽重光大荒落，凡六年。 …… (3396)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纪六 起玄默敦牂，尽柔兆阉茂，凡五年。 …… (3429)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纪七 起强圉大渊献，尽上章摄提格，凡四年 …… (3463)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起重光单阏，尽玄默执徐，凡二年 …… (3497)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纪九 昭阳大荒落，一年 …… (3519)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起阏逢敦牂，尽著雍阉茂，凡五年。 …… (3545)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纪十一 起屠维大渊献，尽阏逢执徐，凡六年。 … (3579)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

宋纪十二 旃蒙大荒落，一年 …… (3606)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纪十三 柔兆敦牂，一年 …… (3626)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纪十四 起强圉协洽，尽上章阉茂，凡四年。…… (3657)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纪十五 起重光大渊献，尽旃蒙单阏，凡五年…… (3680)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纪十六 起柔兆执徐，尽著雍敦牂，凡三年。…… (3709)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纪三 起著雍执徐，尽上章敦牂，凡三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中

元嘉五年

春，正月，辛未，魏京兆王黎卒。

荆州刺史、彭城王义康，性聪察，在州职事修治。左光禄大夫范泰谓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还入朝，共参朝政。”弘纳其言。时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逊位，帝不许。

秦商州刺史领浣河太守姚浚叛，降河西，秦王炽磐以尚书焦嵩代浚，帅骑三千讨之。二月，嵩为吐谷浑元绪所执。

魏改元神嘉。

宋纪三 宋文帝元嘉五年（公元年）

春季，正月，辛未（初二），北魏京兆王拓跋黎病逝。

刘宋荆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生性聪颖，详察下情，他在荆州，凡是职权范围内的事都办得很好。刘宋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国家大事，责任很重，显要的地位，也很难久居。你们兄弟的权力和地位，已经达到了顶峰，应当深深地想到要谦虚谨慎。彭城王刘义康是皇上的二弟，最好征召他回京，共同参与处理朝廷政事。”王弘接受了范泰的劝告。当时，刘宋境内正遭受严重的旱灾，瘟疫流行，王弘上疏引咎自责，请求免去自己的职务，宋文帝刘义隆没有批准。

西秦国商州刺史兼浣河太守姚浚反叛，投降了北凉。西秦王乞伏炽磐任命尚书焦嵩任商州刺史兼浣河太守，并统率三千人讨伐姚浚。二月，焦嵩被吐谷浑汗国酋长慕容元绪擒获。

北魏改年号为神嘉。

魏平北将军尉眷攻夏主于上邽，夏主退屯平凉。奚斤进军安定，与丘堆、娥清军合。斤马多疫死，士卒乏粮，乃深垒自固。遣丘堆督租于民间，士卒暴掠，不设戒备，夏主袭之，堆兵败，以数百骑还城。夏主乘胜，日来城下钞掠，不得刍牧，诸将患之。监军侍御史安颀曰：“受诏灭贼，今更为贼所困，退守穷城，若不为贼杀，当坐法诛，进退皆无生理。而诸王公晏然曾不为计乎？”斤曰：“今军士无马，以步击骑，必无胜理，当须京师救骑至，合击之。”颀曰：“今猛寇游逸于外，吾兵疲食尽，不一决战，则死在旦夕，救骑何可待乎！等于就死，死战，不亦可乎！”斤又以马少为辞。颀曰：“今敕诸将所乘马，可得二百匹，颀请募敢死之士出击之，就不能破敌，亦可以折其锐。”

且赫连昌狃而无谋，好勇而轻，每自出挑战，众皆识之。若伏兵掩击，昌可擒也。”斤犹难之。颀乃阴与尉眷等谋，选骑待之。既而夏主来攻

北魏平北将军尉眷，围攻夏王赫连昌所在的上邽，赫连昌退到平凉据守。北魏大将奚斤率领军队抵达安定，和娥清、丘堆率领的大军会师。奚斤军中的战马染上了瘟疫，大批死亡，士卒又缺少粮饷，所以只好深挖沟堑，营造堡垒固守。奚斤派遣丘堆率军队到乡村征粮逼租，北魏的士卒残暴无端，大肆掳掠，对敌人未加防备，夏主赫连昌乘机进攻，丘堆的军队大败，只带着几百名骑兵逃回安定。赫连昌乘胜追击，每天到城下掳掠，北魏的军队得不到粮秣，将领们深感忧虑。监军侍御史安颀说道：“我们接受朝廷的诏命是要消灭敌寇，而如今我们却被敌人包围，困守孤城，即令不被敌人杀戮，也要受到军法的惩罚，无论是进、是退都没有生路。而各位王公还安稳地坐在那里，就没有克敌制胜的良策吗？”奚斤说：“现在我们的军士没有马匹，用步兵来进攻骑兵，断然没有取胜的可能。只有等朝廷派救兵和战马赶来救助，内外夹击敌人。”安颀说：“现在强敌在城外示威，我们城内的士卒精疲力尽，粮食又已经吃完，如果不立刻与敌人决战，我们早晚之间就会全军覆灭，救兵怎么能够等到呢？同样是去死，决一死战不也是可以的吗？”奚斤又以战马太少为原因，推辞不肯决战。安颀说：“现在我们把各个将领的坐骑集中起来，可凑到二百匹，我请求招募敢死的士卒，冲出城去打击敌人，即使不能击破敌人，也可以打击他们的锐气。”

况且，赫连昌急躁无谋，却轻率好战，常常亲自出阵挑战，军中的士卒都认识他的模样。如果设伏兵突然偷袭他，一定能生擒赫连昌。”奚斤仍然面有难色。安颀于是与尉眷暗中谋划，挑选精骑等待时机。不久，赫

城，颀出应之。夏主自出陈前搏战，军士识其貌，争赴之。会天大风，扬尘，昼昏，夏主败走。颀追之，夏主马蹶而坠，遂擒之。颀，同之子也。

夏大将军、领司徒、平原王定收其余众数万，奔还平凉，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胜光。

三月，辛巳，赫连昌至平城，魏主馆之于西宫，门内器用皆给乘舆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将军，赐爵会稽公。以安颀为建节将军，赐爵西平公；尉眷为宁北将军，进爵渔阳公。

魏主常使赫连昌侍从左右，与之单骑共逐鹿，深入山涧。昌素有勇名，诸将咸以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具！”亲遇如初。

奚斤自以为元帅，而昌为偏裨所擒，深耻之。乃舍辎重，赏三日粮，追夏主于平凉。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从，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马髦岭，夏军将遁，会魏小将有罪亡归于夏，告以魏军食少无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后夹击之，魏兵大溃，斤及娥清、

连昌果然又来攻城，安颀出城迎战。赫连昌亲自出阵与安颀交锋，北魏的士卒都认出他的面貌，争相围攻赫连昌。正值狂风突起，尘沙飞扬遮天蔽日，白天同黑夜一样昏暗，赫连昌抵挡不住，打马逃走，安颀在后猛追，赫连昌的坐骑忽然栽倒，赫连昌坠马倒地，于是被安颀生擒。安颀是安同的儿子。

夏国的大将军、领司徒、平原王赫连定，收集夏军残部数万人，一路奔走，逃回平凉。赫连定即位，下令实行大赦，改年号为胜光。

三月，辛巳（十三日），赫连昌被押送到平城，北魏国主拓跋焘在西宫为赫连昌安排了宾舍，房间里的日常用具都跟皇帝使用的一样，又把自己的妹妹始平公主嫁给他，赐他常忠将军头衔，并封为会稽公。拓跋焘任命安颀为建节将军，封为西平公；尉眷为宁北将军，晋封他为渔阳公。

拓跋焘经常让赫连昌侍从在自己身边，两人单独打猎，两马相并追逐麋鹿，深入高山危谷。赫连昌一向享有勇猛的威名，拓跋焘手下的将领们都认为拓跋焘不可这样做。拓跋焘却说：“天命自有定数，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所以对赫连昌仍然亲近，同当初一样。

奚斤自以为是元帅，但夏王赫连昌却被他手下的偏将活捉了，因此深感羞耻。于是他命令军队抛弃辎重，只带三日粮秣，进攻赫连定据守的平凉。娥清建议沿着泾水而行，奚斤不同意，坚持走北道以便截击赫连定的退路。北魏军走到马髦岭，夏国军队正要逃走，正巧北魏军中有一名小将因为犯罪投降了夏军，把北魏军中缺粮少水的窘况都汇报了赫连定。赫连定于是分兵几路拦截奚斤的

刘拔皆为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

丘堆守辘轳在安定，闻斤败，弃辘轳奔长安，与高凉王礼偕奔蒲坂，夏人复取长安。魏主大怒，命安颉斩丘堆，代将其众，镇蒲坂以拒之。

夏，四月，夏主遣使请和于魏，魏主以诏谕之使降。

壬子，魏主西巡。戊午，畋于河西。大赦。

五月，秦文昭王炽薨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改元永弘。

平陆令河南成粲复劝王弘逊位，弘从之，累表陈请。帝不得已，六月，庚戌，以弘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甲寅，魏主如长川。

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庙号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为侍中、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以镇军大将军、河州牧谦屯为骠骑大将军，徵安北将军、凉州刺史段晖为辅国大将军、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将军千年为镇北将军、凉州牧，镇湟河，以征北

军队，前后夹击，北魏军顿时溃败如潮，奚斤、娥清、刘拔等将领都被夏军活擒，士卒中也有六七千人战死。

北魏大将丘堆在安定城留守，看管军用物资，他听说奚斤战败的消息，立刻舍弃辘轳重逃往长安，又与高凉王拓跋礼一道放弃长安，逃奔蒲坂，夏国的军队又重新占据了长安城。拓跋焘闻知大怒，命令安颉斩丘堆，代替他统领他的部众镇守蒲坂来抵御夏军。

夏季，四月，夏王赫连定派使臣到北魏国，要求和解。北魏国主拓跋焘下诏命令赫连定投降。

壬子（十五日），北魏国主拓跋焘向西巡察。戊午（二十一日），拓跋焘在河西打猎；下令大赦。

五月，西秦王乞伏炽磐逝世，太子乞伏暮末继承王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弘。

刘宋平陆县令、河南人成粲再度劝司徒王弘退位，王弘采纳了他的意见，一再上疏，坚决请求辞去职务。刘宋文帝无法，六月，庚戌（十四日），调任王弘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甲寅（十八日），北魏国主拓跋焘抵达长川。

西秦国于武平陵安葬了文昭王乞伏炽磐，庙号太祖。西秦王乞伏暮末任命右丞相乞伏元基为侍中、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等职务；同时又任命镇军大将军、河州牧乞伏谦屯为骠骑大将军；征召安北将军、凉州刺史段晖为辅国大将军、御史大夫；任命叔父、右禁将军乞伏千年作镇北将军、凉州牧，镇守湟河；又任命征北将军乞伏木弈干为尚书令、车骑大将军；任命征南将军乞

将军木奕干为尚书令、车骑大将军，以征南将军吉毗为尚书仆射、卫大将军。

河西王蒙逊因秦丧，代秦西平，西平太守鞠承谓之曰：“殿下若先取乐都，则西平必为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风请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逊及释西平，攻乐都。相国元基帅骑三千救乐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绝其水道，城中饥渴，死者大半。东羌乞提从元基救乐都，阴与河西通谋，下绳引内其兵，登城者百余人，鼓噪烧门；元基帅左右奋击，河西兵乃退。

初，文昭王疾病，谓暮末曰：“吾死之后，汝能保境则善矣。沮渠成都为蒙逊所亲重，汝宜归之。”至是，暮末遣使诣蒙逊，许归成都以求和。蒙逊引兵还，遣使入秦吊祭。暮末厚资送成都，遣将军王伐送之。蒙逊犹疑之，使恢武将军沮渠奇珍伏兵于扞天岭，执伐并其骑士三百人以归。既而遣尚书郎王杼遣伐还秦，并遣暮末马千匹及锦罽银缯。秋，七月，暮末遣记室郎中马艾如河西报聘。

伏吉毗为尚书仆射、卫大将军。

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利用乞伏炽磐去世的时机，进攻西秦所属的西平，西平太守鞠承，对前来攻城的沮渠蒙逊说：“殿下如果能够先攻取乐都，那么西平一定会归顺殿下。假如我望风而降，英明君主也看不起这样的守将。”沮渠蒙逊于是放弃西平，变化方向去进攻乐都。西秦的相国乞伏元基率领骑兵三千人救援乐都。乞伏元基的援兵刚刚进城，沮渠蒙逊的大军也抵达了城下，开始攻击，很快就攻陷了乐都外城；切断了乐都城的水源，城中有半数以上的人死于饥渴。东羌部落酋长乞提本来跟随乞伏元基救援乐都，却暗中和城外的北凉军队勾结，从城上抛下绳索，从内部牵引北凉士卒登城，很快登城的北凉军士达百余人，他们大声呐喊，纵火焚烧城门，乞伏元基率领左右亲军奋力抵抗，北凉的军队才被打退。

最初，文昭王乞伏炽磐重病时，曾对太子乞伏暮末说：“我死以后，你能够保全国土不失，就已经不错了。沮渠成都一向得到沮渠蒙逊的信任与重用，你应该把他送回国去。”这时，乞伏暮末遣使来到沮渠蒙逊的营中，答应归还沮渠成都，请求和解。沮渠蒙逊接受了西秦的建议，撤军回国，随即又派遣使臣赴西秦凭吊。乞伏暮末用厚重的礼物，送沮渠成都回国，并派将军王伐护送。沮渠蒙逊对西秦的做法仍深怀疑虑，就派恢武将军沮渠奇珍，在扞天岭设下埋伏，俘获王伐及其三百骑兵回国。不久，又派尚书郎王杼护送王伐返回了西秦，并送给乞伏暮末战马一千匹以及其他绸缎绛罗。秋季，七月，乞

魏主还宫。八月，复如广宁观温泉。

柔然纥升盖可汗遣其子将万馀骑寇魏边。魏主自广宁还，追之，不及。九月，还宫。

冬，十月，甲辰，魏主北巡。壬子，畋于牛川。

秦凉州牧乞伏千年，嗜酒残虐，不恤政事，秦王暮末遣使让之，千年惧，奔河西。暮末以叔父光禄大夫沃陵为凉州牧，镇湟河。

徐州刺史王仲德遣步骑二千伐魏济阳、陈留。

魏主还宫。

魏定州丁零鲜于台阳等二千馀家叛，入西山，州郡不能讨。闰月，魏主遣镇南将军叔孙建讨之。

十一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魏主如西河校猎。十二月，甲申，还宫。

河西王蒙逊伐秦，至磐夷，秦相国元基等将骑万五千拒之。蒙逊还攻西平，征虏将军出连辅政等将骑二千救秦。

秘书监谢灵运，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上唯接以文义，每侍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位不出灵

伏暮末派遣记室郎中马艾前往北凉回聘。

北魏国主拓跋焘回宫。八月，拓跋焘又前去广宁观赏温泉。

柔然汗国纥升盖可汗郁久闾大檀派他的儿子率领一万多骑兵进攻北魏的边境。拓跋焘从广宁返回首都平城，率兵追击柔然汗国的军队，没有追上。九月，拓跋焘返回宫中。

冬季，十月，甲辰（初十），拓跋焘到北方巡视；壬子（十八日），到牛川狩猎。

西秦凉州牧乞伏千年，酗酒暴虐，不理公务。西秦王乞伏暮末派遣使臣责怪他，乞伏千年大为惊惧，投奔北凉。乞伏暮末任命他的叔父、光禄大夫乞伏沃陵为凉州牧，镇守湟河。

刘宋徐州刺史王仲德派步、骑兵二千人进攻北魏所属的济阳、陈留。

北魏国主拓跋焘返回宫。

北魏定州丁零部落酋长鲜于台阳等率两千余家反叛了北魏，进入西山；地方州郡都无力讨伐他们。闰月，拓跋焘命镇南将军叔孙建前往讨伐。

十一月，乙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北魏国主拓跋焘前往西河，进行围猎。十二月，甲申（二十一日），回宫。

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又一次讨伐西秦，北凉军开到磐夷，遇到西秦相国乞伏元基率领骑兵一万五千人阻击。沮渠蒙逊率军回攻西平，西秦征虏将军出连辅政等率领骑兵二千人赶赴援助。

刘宋秘书监谢灵运，自以为他的才能、名望和辈分，都足以有资格参与朝政。可是刘宋文帝只器重他的文才，只是常常让他参加宴会，跟他谈论和欣赏诗文而已。王昙首、

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意，讽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令还会稽。而灵运游饮自若，为法司所纠，坐免官。

是岁，师子王刹利摩诃及天竺迦毗黎王月爱皆遣使奉表入贡，表辞皆如浮屠之言。

魏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卒。

六年

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录，以授彭城王义康，帝优诏不许。癸丑，以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弘与义康二府并置佐领兵，共辅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远大权，每事推让义康，由是义康专总内外之务。

又以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侍中刘湛作南蛮校尉，行府州事。帝与义恭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

王华、殷景仁的名望和地位，一向居于谢灵运之下，他们都得到了重用，并被委任以国家机要大事，谢灵运因此愤闷不平，经常声称有病，不参加朝会；有时出城游玩旅行，走出二百里，十余日也不回来，既不上疏奏报，也从不告假。刘宋文帝不愿伤害大臣的面子，婉转地让他自己辞职。谢灵运于是上书，声称自己有病。刘义隆批准他休假，让他返回会稽养病。谢灵运返回会稽后，仍然游乐欢宴，被法司纠举，于是被免除了官职。

当年，师子国王刹利摩诃以及天竺迦毗黎王月爱都派遣使臣前往刘宋进贡。他们奏章上的辞句都类似于佛经上的语言。

北魏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去世。

六年（公元年）

春季，正月，刘宋扬州刺史王弘上疏要求辞去扬州刺史和录尚书事等职，并请求皇上把这两项要职委任给彭城王刘义康。刘宋文帝下达一份褒奖诏书，但没被批准。癸丑（二十日），下诏任命刘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王弘和刘义康二人的官署，都设置属官卫，二人共同辅佐朝廷政务。王弘体弱多病，况且又早下决心疏远权势，因此每件事都推给刘义康处理。刘义康于是一人总管内外事务。

刘宋文帝又任命抚军将军、江夏王刘义恭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任命侍中刘湛为南蛮校尉，代理府、州政务。刘宋文帝写信给刘义恭，告诫他说：“天下时事，十分艰难，家事国事，关系重大。虽说是继承并保住现成的基业，实际上也还是相当不容易。国家的兴盛或衰落、安

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祇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

“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谳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

定或危覆都在于我们的努力，怎么可以不感到王业艰难而探求治国之道，从而对自己肩负重担而惶恐不安呢！你的性情急躁偏激，心里想着什么，就要不顾一切地达到目的。有时你的心里并没有某些愿望，一受外界诱惑，你就立刻产生欲望，这是最容易招致祸端的，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极力控制。卫青对待士大夫礼貌谦恭，对小人也有恩惠；西门豹性情刚直暴躁，常常佩带苇草；董安于性情宽容，做事缓慢，常常佩带弓弦，都是为了告诫自己，矫正自己的性情，他们的美名一齐得到了后世的传颂。关羽、张飞则不然，二人的性格都任性偏激，缺点相同。你待己处事，要深刻体会古人的言行，作为借鉴。倘若有一天朝中发生不测，我的儿子年纪还小，身为司徒的刘义康必然要负起周公的责任，你也不可不尽到恭敬辅佐的道义。到那个时候，国家的安危存亡，就全取决于你们二人了。”

“你每月的私人开支，不能超过三十万，倘若还能比这节俭，那就更好。荆州的府舍，我略为熟悉了解，估计还不用重新改建，去标新立异。至于讯案断狱，大多要当时裁决，很难事先做周到的考虑，当然，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审讯的时候，要虚心听取各方面的陈述，千万谨慎处理，不要把自己的喜怒强加于人。平时做事，能择善而从，自己就会获得好的名声，切不可一意孤行，来炫耀自己的独断和英明。名分一定要谨慎珍惜，不可以随便赏给他人；对亲近的人封赐爵位，则更应再三考虑定夺。我对于身边的人，虽然极少有特别的赏赐，但如果听说外面有人议论我，我也不认为他们说的不对。凭权势欺凌别人，别人自然不服，用威望管

辖别人，别人便会不满意，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

夏酒泉公俊自平凉奔魏。

丁零鲜于台阳等请降于魏，魏主赦之。

秦出连辅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逊拔西平，执太守鞠承。

二月，秦王暮末立妃梁氏为王后，子万载为太子。

三月，丁巳，立皇子邵为太子，戊午，大赦。

辛酉，以左卫将军殷景仁为中领军。帝以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苏氏甚谨。苏氏卒，帝往临哭，欲追加封爵，使群臣议之。景仁以为古典无之，乃止。

初，秦尚书陇西辛进从文昭王游陵霄观，弹飞鸟，误中秦王暮末之母，伤其面。及暮末即位，问母面伤之由，母以状告。暮末怒，杀进，并其五

“声色犬马，嬉戏游乐都不能过分。饮酒赌博、捕鱼狩猎这一切都不应该做，日常用品、衣服饮食，都应有节制。至于奇异的服饰和器物，不应鼓励制作。“你还应当多多接见府中的官员，召见的次数少，就会彼此不亲近；不亲近，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官员们的思想情感，不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因此也就无法知道民间的具体情况。”

夏国的酒泉公赫连隼从平凉逃跑，投奔北魏。

丁零部落酋长鲜于台阳等人，请求再次归降北魏，北魏国主拓跋焘赦免了他们的罪过。

西秦征虏将军出连辅政等率领援军还没有赶到西平，北凉王沮渠蒙逊已经攻克了西平城，生擒了西平太守鞠承。

二月，西秦王乞伏暮末，立妃梁氏为王后，封王子乞伏万载为太子。

三月，丁巳（二十五日），刘宋文帝立皇子刘劭为太子；戊午（二十六日），命令大赦。

辛酉（二十九日），刘宋文帝任命左卫将军殷景仁为中领军。文帝因为生母章太后胡氏早死，所以侍奉外祖母苏氏十分恭谨。苏氏去世后，文帝到灵前恸哭，并打算追封爵位，命文武官员商议。殷景仁认为自古没有封外祖母爵位的先例，文帝才作罢。

当初，西秦尚书、陇西人辛进，跟从文昭王乞伏炽磐在陵霄观游赏，用弹弓射击飞鸟，不想竟误中秦王乞伏暮末的母亲，损伤了她的容貌。等到乞伏暮末即位，问及他母亲面部受伤的缘故，他母亲把当时的情况据

族二十七人。

夏，四月，癸亥，以尚书左仆射王敬弘为尚书令，临川王义庆为左仆射，吏部尚书济阳江夷为右仆射。

初，魏太祖命尚书郎邓渊撰《国记》十余卷，未成而止。世祖更命崔浩与中书侍郎邓颖等续成之，为《国书》三十卷。颖，渊之子也。

魏主将击柔然，治兵于南郊，先癸天，然后部勒行陈。内外群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独崔浩劝之。

尚书令刘劭等共推太史令张渊、徐辩使言于魏主曰：“今兹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群臣因共赞之曰：“渊等少时尝谏苻坚南伐，坚不从而败，所言无不中，不可违也。”魏主意不决，诏浩与渊、辩论难于前。

浩诘渊、辩曰：“阳为德，阴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则肆诸市朝，大则陈诸原野；今出兵以讨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窃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

实地告诉了他，乞伏暮末大发雷霆，斩杀了辛进以及其五族内的亲属二十七人。

夏季，四月，癸亥（初二），刘宋文帝任命尚书左仆射王敬弘为尚书令；临川王刘义庆为左仆射；吏部尚书、济阳人江夷为右仆射。

当初，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命令尚书邓渊撰写《国记》十余卷，书未写成就中止了。于是，拓跋焘改命崔浩与中书侍郎邓颖等人继续撰写，称《国书》，共三十卷。邓颖是邓渊的儿子。

北魏国主拓跋焘将进攻柔然汗国，在平城的南郊举行阅兵大典。先行祭拜天神，然后下令排列战阵。朝廷内外的文武从臣都不愿意打这一仗，连拓跋焘的乳娘保太后都坚决劝阻，只有太常崔浩极力赞成。

尚书令刘劭等人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向拓跋焘分析形势说：“今年是己巳年，恰恰是三种阴气聚集在一起的年分，木星突然靠近月亮，太白星显现在西方，不可以发动军事进攻，北伐一定失败，即使取胜，也对皇上不吉利。”文武群臣也异口同声地称赞张渊和徐辩的说法，都说：“张渊年轻的时候，曾经劝阻过苻坚，不可以南伐，苻坚不愿接受，结果大败。张渊的预言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应验的，不可以违背。”拓跋焘心里不高兴，下诏命令崔浩与张渊在御前辩论。

崔浩质问张渊、徐辩说：“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的时候，就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罚，从小处说是把犯人处决于市朝，从大处说是对敌国用兵于原野。今天，出兵征讨有罪之国，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如今仍然如此。

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上）〔也〕。愿陛下勿疑。”渊、辩复曰：“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劳士马以伐之？”浩曰：“渊、辩言天道，犹是其职，至于人事形势，尤非其所知。此乃汉世常谈，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何则？蠕蠕本国家北边之臣，中间叛去。今诛其元恶，收其良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世人皆谓渊、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问之：属者统万未亡之前，有无败征？若其不知，是无术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时赫连昌在坐，渊等自以未尝有言，惭不能对。魏主大悦。

既罢，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国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强寇，将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则无以待南寇。南人闻国家克统万以来，内怀恐惧，故扬声动众以卫淮北。比吾破蠕蠕，往还之间，南寇必不动也。且彼步我骑，彼能北来，我亦南往；在彼甚困，于我未劳。况

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望陛下不要犹豫怀疑。”张渊、徐辩又说：“柔然，是远荒外没有用处的东西，我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收获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作臣民役使。而且他们疾速往来，行动没有规律，很难攻取并彻底制服；有何事如此急迫，要动员大队人马去讨伐他们？”崔浩说：“张渊、徐辩如果谈论天文，还是他们的本职；至于说到人间的事情和当前的形势，尤其不是他们能确切掌握了解的。这是汉朝以来的老生常谈，用在今天，完全不切实际。为何呢？柔然本来是我们国家北方的藩属，后来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要诛杀叛贼元凶，收回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辩深通天文历法，预知成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克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没有能力；如果知道了却不说，是对皇上不忠。”当时，夏国前国主赫连昌也在座，张渊等人因为自己确实没有说过，十分惭愧，无法回答。拓跋焘非常高兴。

御前辩论结束之后，朝中公卿重臣中有人责怪崔浩说：“如今南方宋国的敌人正在伺机侵入，而我们却置之不顾兴兵北伐；如果柔然听说我们进攻，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前进没有收获，后面却有强敌逼近，那时我们将怎么办？”崔浩说：“事情不会是这样的。如今我们假若不先攻破柔然，就没有办法对付南方的敌寇。南方人自从听说我们攻克夏国都城统万以来，对我们一直深怀恐惧，所以扬言要出兵，来保卫淮河以北的土地。等到我们击败柔然汗国，一去一回的时间里，

南北殊俗，水陆异宜，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刘裕之雄杰，吞并关中，留其爱子，辅以良将，精兵数万，犹不能守，全军覆没，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况义隆今日君臣非裕时之比！主上英武，士马精强，彼若果来，譬如以驹犊斗虎狼也，何惧之有！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制，自宽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钞。今掩其不备，必望尘骇散。牡马护牝，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不过数日，必聚而困弊，可一举而灭也。暂劳永逸，时不可失，患在上无此意。今上意已决，奈何止之！”寇谦之谓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诸将琐琐，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不全举耳。”

南寇一定不敢兴兵动武。更何况，南寇多是步兵而我们主要是骑兵；他们能北来，我们也可以南下；在他们来说已经疲惫不堪；而对我们来说还不曾疲惫。更何况南方和北方的风俗习惯大不相同；南方河道交错，北方一片平原；即使我国把黄河以南的土地让给他们，他们也守护不住。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以刘裕的雄才大略，吞并了关中，留下他的爱子镇守，又配备了经验丰富的战将和数万名精兵，还没有守住，最后落得个全军覆亡。原野中的哭号之声，至今还没有停止。况且，今日刘义隆和他的文武群臣，其才略根本无法与刘裕时代的君臣相比拟。而我们的皇上英明威武，军队兵强马壮，如果他们真的打来，就象是马驹、牛犊与虎狼争斗一样，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柔然汗国一直仗恃与我国距离遥远，以为我国没有力量制服他们，防备松弛已经很久。一到夏季，就把部众解散，各处逐水草放牧；秋季马肥兵壮，才又聚集，离开寒冷的荒野，面向温暖的中原，南下抢掠。而今我们乘其不备出兵，他们一看到飞扬的尘沙，一定会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公马护着母马，母马恋着小马，难以控制驱赶，等到找不着水草，不过几天的功夫，他们会再行聚集，乘他们疲惫困顿之际，我们的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他们。短时间的劳苦将换来永久的安逸，这样的时机千万不可以放弃，我在忧虑皇上没有这样的决心。现在皇上的决心已经下定了，为什么还要阻挠！”寇谦之问崔浩说：“柔然汗国果真可以一举攻破吗？”崔浩回答说：“必克无疑。只恐怕将领们顾虑太多，瞻前顾后，不能乘胜深入，以致于不能一举取得彻底的胜利。”

先是，帝因魏使者还，告魏主曰：“汝趣归我河南地！不然，将尽我将士之力。”魏王方议伐柔然，闻之大笑，谓公卿曰：“龟鳖小竖，自救不暇，夫何能力！就使能来，若不先灭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敌，非良策也。吾行决矣。”

庚寅，魏主发平城，使北平王长孙嵩、广陵公楼伏连居守。魏主自东道向黑山，使平阳王长孙翰自西道向大娥山，会同柔然之庭。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王敬弘固让尚书令，表求还东。癸巳，更以敬弘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听其东归。

丁未，魏主至漠南，舍輜重，帅轻骑兼马袭击柔然，至栗水，柔然纥升盖可汗先不设备，民畜满野，惊怖散去，莫相收摄。纥升盖烧庐舍，绝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东部，闻有魏寇，帅众欲就其兄；遇长孙翰，翰邀击，大破之，杀其大人数百。

在此以前，刘宋文帝趁北魏使者回国，让使者转告北魏国主拓跋焘说：“你应该赶快归还我黄河以南的国土！否则，我们的将士只好竭力攻取。”当时，拓跋焘正在讨论讨伐柔然的事宜，听到这个消息，大笑不止，对左右大臣们说：“龟鳖小丑，他救护自己还来不及，还能有什么作为！即使他真能打来，如果我们不先灭掉柔然汗国，那就是在家门口坐等敌人来攻，腹背受敌，不是良策。我决心立即讨伐。”

庚寅（二十九日），拓跋焘从平城进发。命令北平王长孙嵩、广陵公楼伏连等留守京师。拓跋焘向东取道黑山，派平阳王长孙翰向西取道大娥山，约好在柔然汗国的王庭会师。

五月，壬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王敬弘坚决辞让尚书令，上疏请求返回故乡会稽。癸巳（初二），改任王敬弘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准许他返回东边。

丁未（十六日），北魏皇帝拓跋焘抵达漠南，留下所有輜重，亲自带领轻骑兵和备用马匹突袭柔然汗国，大军很快逼近栗水。柔然汗国纥升盖可汗郁久闾大檀果然事先没有防备，原野上到处都有牲畜和放牧的人们，当他们发现北魏的大军突袭，惊慌失措各自逃散，根本无法集结。纥升盖可汗只好放火焚烧房屋，向西逃跑，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纥升盖可汗的弟弟郁久闾匹黎先主持东部的防务，听说北魏的军队大举进犯，立即召集他的部众打算向他的哥哥靠拢；刚出发，就与北魏平阳王长孙翰的军队遭遇，长孙翰拦截并袭击了郁久闾匹黎先及其部队，大破柔